

# 放映《苦菜花》差点出人命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河南安阳一家公园做放映工作。公园内是露天放映。当时,“文革”前的老影片全部封存,每天放映样板戏或一些政治性较强的影片,非常单调。

## 一番纠缠取回《苦菜花》

1977年6月18日上午,我到市电影公司取片,发现老影片《苦菜花》刚到片库,惊喜万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老影片逐步同群众见面,《苦菜花》是省里调拨给安阳放映的第一部片子。我立即找电影公司领导,要求把《苦菜花》拷贝取走。公司领导说:“这可不行。这是老影片刚解封来安阳的第一部片子,必须让正规电影院先放映,你们公园

只能排在二轮放映。”我说:“正规电影院用的是大座机,放的是35毫米的拷贝。我们公园用的是小机器,放的是16毫米。《苦菜花》的拷贝是16毫米,正规电影院根本不能用。”在我的纠缠下,公司领导勉强同意我把片取走,但只准放一场。于是,我兴高采烈地把片子带走了。

## 民警要求赶快停映

回公园后,我让美工写了两张放映海报,一张贴在公园大门,另一张贴在市中心广场。夜幕降临,我在公园露天广场支起了电影机。来看电影的人很多,把露天广场围得水泄不通。晚8点整,电影开始放映,仍不断有人进场。当第一卷快放完时,突然来了两位民警。他们



老电影《苦菜花》海报

急促地对我说:“赶快停映!赶快停映!”“为什么停?”我疑惑地问道。“让你停,你就停,不然出了事你负责!”民警说。无奈,我关了放映机。

这时,广场内大乱,观众有大喊大叫的,有叫骂的。我知道大事不好,马上把放映机装到箱内,打开了场内的电灯。观众中有人开始向场内扔起果皮等杂物,两位民警艰难地维持着秩序。我来到公园西大门,隔着栏杆往西一看,顿时惊呆了:只见大门外人山人海,足有上万人,售票口拥挤不堪。售票房不远处,地上躺着十几个人,呼救声撕心裂肺。再往西看,解放路上还有很多人

正向公园大门涌来。

## 十几名伤员被送医院

安阳市公安局出动几十名干警,到现场维持秩序。关键时刻,有人大喊:“停止售票!把大门打开!”大门打开后,无数人涌进公园,大门外的拥挤状况终于缓解了。公园内人满为患,电影是没办法继续放映了。在警察的指挥下,十几名伤员被送到医院抢救,幸亏没人死亡。公园的花草和设施却遭到了严重破坏。直到夜里零点,观众才逐渐散去。

观众买了票但没看成电影,怨气很大。为了平息观众怨气,第二天晚上公园大门敞开,免费放映了一部朝鲜影片《南江村的妇女》。(河南安阳 李长顺 71岁)

## 走亲戚解肉馋

我是1963年出生的人,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逢年过节到亲戚家做客,目的是为了能吃上白面馍和大锅菜里的肥猪肉。

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,缺盐少油。可是,家里只要来了客人都要用好吃饭菜招待。其实,这好饭菜就是白面馍和大锅菜。大锅菜不仅有粉条、白菜,还有大肥猪肉,真香啊!那时候人厚道,平时舍不得吃肉,但是亲戚来了,总要买肉招待。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,这个诱惑力真是太大了。为了到亲戚家吃上肉,我们宁可请假不上学,也要走亲戚。(河南郑州 郑来福 61岁)

## 父亲养兔

上世纪50年代末,我们家兄弟姐妹七人,父母累死累活也难以维持生计。这种情况下,父亲买来了两对灰色的力克司长毛兔,开始养兔子。在我们每天放学后,父亲就逼着我们去割青草喂兔子。

父亲胆子大,还锯了一块木板,在上面写着“力克司养兔场”,挂在大门外的墙上。为此,村里的孩子们笑话我们“一窝兔崽子”。我不理解父亲的苦心,经常发牢骚或怠慢。然而,父亲却很高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只一年工夫,我们家的兔子就达到20多只,好看又好玩还卖了钱。后来兔子更多了,只靠我们割草不够喂了,父亲就收购村里人送来的饲料,还真成了一个家庭养兔场了。

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,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。我感恩我的父亲。(湖北武汉 孙明明 80岁)

## 征稿

在你的回忆里,哪个龙年有着特别难忘的故事呢?“当年”版征集相关稿件,投稿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

## 当新兵时有三怕

我1958年12月入伍后,被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雷达班。很快就到了1959年春节,连里组织会餐,欢度春节。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,甭提有多高兴了。会餐后,我们雷达班照了一张合影。

当新兵时,我有三怕。一怕夜间站岗。四周黑乎乎的,要是赶上刮风天气,就更加紧张害怕了。二怕紧急集合。不知什么时候,连长就“嘟嘟嘟”吹紧急集合哨,全连一百多人急忙穿衣、打背包,白天还好点,晚上就更手忙脚乱

了,有的还没有到集合点,背包就散架了,我们新兵的洋相最多了。三怕跳木马。那时搞劳卫制达标,有单双杠、百米跑等六项,我最怕跳木马。一看木马那么长,不敢跳。结果有一次跳时,还是出事了一——我把手腕给踉了,肿得老高,休息了几天。连排干部都很关心,班长给我送来了病号饭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病号饭,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



1959年春节,王日新和雷达班战友合影

我们部队担负着保卫首都领空的任务,战备训练非常紧张。高炮是苏制的,老兵都是苏军训练出来的,对我们要求很严。过了春节,团里对我连进行战备训练考核,我们班成绩优秀,受到团部表扬。我也因提前执行战备训练任务,受到连队嘉奖。(河北保定 王日新 86岁)

## 好心好报,硬卧免费变软卧

1974年,我从湖北宜昌回武汉过春节,买的是硬卧车票,10号下铺。车厢里有一对母子,儿子十五六岁,母亲年近五十岁。他们的票是分开的,一个是9号下铺,一个是24号下铺。孩子母亲请我换下铺位,以便她能跟儿子在一起。我当即答应了。

我来到24号下铺位置,却发现铺上放着钳子、扳手等工具。原来这节车厢是最后一节,维修工正

修理着什么东西。维修工说:“对不起,这铺要占用。”我说:“你占了这个位置,那我怎么办?”他说:“我帮你找列车长去。”说完找人去了。我有点后悔了,心想:帮了人家的忙,倒给自己添了麻烦。我找到母子俩,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孩子母亲连连道歉,说:“要是没卧铺只有硬座了,那就还是我去吧……”正说着,列车长来了,问:“哪位是24号下铺?”我回答:“是

我。”“跟我走。”列车长说。

跟着列车长,我来到了1号车厢1号下铺。列车长说:“你换到这里吧!”这节车厢是软卧车厢,我说:“我买的是硬卧,不是软卧。”列车长笑着说:“嫌不好,不愿意?”“愿意,愿意。”我忙回答,问,“该不会要我加钱吧?”列车长哈哈笑道:“不会的,你就放心休息吧!”就这样,我的硬卧免费升级成了软卧。(湖北武汉 余汪洋 77岁)



## 娶了“小芳”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秋天,是我们夫妇带着女儿的合影。

我1974年到农村插队,在农村入党,还当了一个生产队的队长。为了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,我与当地农村的一个姑娘确定了关系。1977年冬天,我按照政策回城。我是回城知青,她是村里的“小芳”。她与家里人都很担心,害怕我们很快就会分手。只有我心有定数:有了婚约就不反悔,人家等了我好几年,我不能做对不起人家的事。

1978年冬天,就在我插队的农村,我们举行了婚礼。村子离县城30多里,交通不便,我们没条件去拍结婚照。1980年夏天,女儿出生。秋天,我们一家照了这张合影,才算是补上了结婚照片。(河北邯郸 陈剑 66岁)